

LAW &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法政科学丛书·张千帆主编



解析政治学

Analytical Politics

[美国] 梅尔文·希尼克 迈克尔·芒格 著 陆符嘉 译

LAW &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法政科学丛书·张千帆主编

解析政治学

Analytical Politics

[美国] 梅尔文·希尼克 迈克尔·芒格 著 陆符嘉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析政治学/(美)希尼克(Hinich, M.J.), (美)芒格(Munger, M.C.)著;陆符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2

(法政科学丛书)

书名原文: Analytical Politics

ISBN 978-7-5447-1053-4

I. 解… II. ①希… ②芒… ③陆… III. 政治学—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4217号

Analytical Politics by Melvin J. Hinich, Michael C. Munger

Copyright © 1997 by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8-280 号

书 名	解析政治学
著 者	[美国]梅尔文·希尼克 迈克尔·芒格
译 者	陆符嘉
责任编辑	陈 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mm × 960 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96千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053-4
定 价	32.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主 编 序

张千帆

自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以来,距今已有九十多年。这么多年来,“民主”与“科学”一直是引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面大旗,一直在指引着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方向。但不得不说的是,虽然中国科学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主仍然是几代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主甚至比科学更为重要。没有科学,国家是落后的;没有民主,国家也许可以一时强盛起来,但是国家发展迟早会发生严重的方向错误甚至堕入战争的深渊;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也走过很长一段弯路。可见“德先生”要带着“赛先生”走,否则“赛先生”要迷路的。今天我们依然倡导科学与民主,而不能不看到两者的纲目之分、体用之别。

其实民主本身就有一套科学,而中国民主之所以长期不完善,恰恰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民主政治的常识和规律。近百年来,民主一直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各种民主思潮和理论相继引入中国,激发了国人的极大兴趣,但是我们对于民主制度在各国实际政治中的运行方式及其经验教训却所知甚少。理念和理论永远是新奇的,但是解决不了

一个国家的实际问题。今天,我们不能停留在民国初年或改革开放初期引介西方思想的水平上,而有必要综合考察各国民主宪政的制度实践。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用民主的科学推动民主的政治。

《法政科学丛书》的宗旨正是探索各国民主宪政的制度模式,及其在实践运行中的利弊得失。所谓法者,法治也,当首推宪法之治;政者,政治也,非民主政治莫属。我们冀望这套丛书可以帮助中国通过“赛先生”,看到更真实的“德先生”,进而加速民主宪政的进程。

是为序。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基础

第一章 政治学的解析 9

第二章 唐斯与布莱克的空间模型：一维政策空间 30

第三章 二维空间模型：难以捉摸的均衡 64

第四章 多维空间——加权欧几里得距离 87

第五章 社会选择与其他投票模型 105

第二部分：扩展

第六章 不确定性与政策偏好 137

第七章 投票决策和集体行动 159

第三部分：最新的进展

第八章 策略性投票、不可分性与概率性投票 183

第九章 大众选举中议题的性质 209

术语解释 248

参考文献 254

索引 275

前 言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并未超出简单算术的数学知识范围,但与此同时,以数学思维进行推理又贯穿其中。这对于通晓数学的学生而言,不能不说是极为有利的。

上述文字见诸于邓肯·布莱克《委员会投票和大众选举的理论》(Duncan Black, 1958)一书的首页。几乎四十年后的今天,它们仍旧适用于阐述政治解析理论的著作。数学是一种重要的分析语言。熟知数学原理和规则的学生会立刻发现,理解本书的阐述不费吹灰之力。那么,对于那些对数学并非轻车熟路的学生又如何呢?这样说吧,当读毕本书时,你们将会学到一些数学知识,同时也掌握一些政治理论。当然,我们希望你们对二者的把握是齐头并进的。

我们对本书的期望是:读者将把政治理论作为一种解析的方式。“政治”(political)一词源自希腊词“politicos”,它的英文翻译不够准确。古希腊时代的政治一词必然与公民如何参与他所在的“城邦”(Polis)或城市的管理有关。这个希腊词总是涉及政府决策的过程以及这些决策的质量。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公民来说,要想理解公元前5或前4世纪的希

ix 希腊思想家们著作中的细微差异实非易事。原因在于,我们对政府的范围和个人在其中位置的解读千差万别。古希腊时代对政治最初的表述明确无误地将其说成是“关于”如何做出对城邦有利的正确决定。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由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人们经常不假思索地声称,政治是“关于”多数人的意愿。人们经常被告之,多数是(或者说应该是)受到宪法有关个人权利的条文约束的。尽管并非如此,但普遍的看法是,将多数的意愿与道德视为同义词。

我们将会指出,这是对民主理论的误解。更糟糕的是,在对社会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多数等同于道德”往往是误导的根本所在。多数与道德的这种关系只不过是臆想,“多数的意愿”在本质上与道德与否并无相关性。进一步说,多数是变幻无常的,它要么改变其初衷,要么追随民粹主义的煽情,而後者的目的往往与权力而不是领导才能紧密相联。

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人早已怀疑事实就是如此。“政治”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与其古希腊时代最原始意涵截然不同的定义。政治意味着利益的诱惑,玩弄权谋,机会主义,口是心非,等等。我们都在寻求“正确之举”,但那只是政治的目的或者说目标。多数原则只不过是发现这一目的的一种工具,它本身并非无懈可击。

我们将在本书中反思政治的意涵。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将有意识地比较不同政治进程的后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预测性。我们也将从伦理道德或规范的角度考虑政治中的所谓“善”(the good)。我们将特别关注政治选择的不同形式,或者说,某些关于政治的特定理论所表述的制度现象是如何造成了人类社会的特征与特性的。

让我们首先发出一则警告: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政治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勾心斗角和策略性较量的机会。政治学的解析理论或者“公共选择”理论,有时被认为是玩世不恭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与政府唱反调的。在读完本书后,你能够了解为何如此:解析政治学让人怀疑,任何真理或真正原则的存在是否只是天方夜谭。政治选择的错综

复杂使我们几无可能对我们真正关注的唯一问题找到明确答案,亦即:什么应该是政府的作为?如果我们不能预测政府的举措,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评价其功过呢?

答案是:民主政治是令人沮丧的、耗费时间的、不可预测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但是,却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能够取代它。因此,我们最好是发现不同的民主政体是如何运作的。正如约翰·亚当斯 1774 年在波士顿当地报纸(以诺凡格勒斯作笔名)所指出的:“形而上学家和政客可以永无休止地争论,但关于道德原则或者发号施令与俯首听命的基础,他们能够发现的绝不会超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所能达成的一致。”

本书的结构

本书是为课堂设计的一部教科书,不过,它也可以作为那些希望更新知识的政治科学专业人士的参考读物。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材料是介绍性的,书中的描述以讲解例证为主,而非强调正式的结论或定理。尽管如此,我们将利用“空间”模型来表述政治偏好,为了引入这一基本的模型,我们不得不使用某些数学符号,而如果某些读者对被布莱克称为“简单算术”的数学知识缺乏了解,那么他们似乎会感到难以承受。考虑到几个不同读者群的需要,我们几乎完全以文字和图形来描述空间模型,只是在第四章中搜集了一些技术难度较高的材料。如果读者的兴趣仅限于理解我们所讨论的理论背后的直观意义,则可以舍弃第四章,因为该章并无什么新的内容。如果学生有意在今后的课程学习中运用解析政治学的方法,则应该认真地研习第四章,因为不理解该章引入的数学符号,就会在今后的课程学习中陷入困境。

第一章阐述了解析政治学理论的主要论点,并引入了一些我们将在本书中经常用来讨论的例证。第二章讨论政治学中最简单的空间理论模型,亦即,决策过程只涉及单项议题或政策。第三章是对简单模型的扩

展,它讨论更复杂的(但也更重要的)空间模型,其中所涉及的将是多重议题下的场景。第四章再次讨论由第三章得出的一些结论,不过这里使用了矩阵符号,并对结论作了更准确的阐述。

第五章对集体决策过程的问题和社会选择的矛盾作了一个概览,同时也简短地介绍了几种投票规则。第六章对基本模型进行了扩展,讨论当选官员的政策偏好和投票人的不确定性。第七章将考察为什么投票决策成为集体行动的一个问题。第八章将讨论“策略性”投票和通过投票xi 选择来对投票后果进行操纵,同时还将涉及有关不可分性与“概率性投票”的某些技术层面的议题。第九章将抛弃适用于本书绝大部分章节的假定,其原因是,这里我们将转向分析“大众”选举,而非再是委员会投票。我们将描述并讨论“方向”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这两种模型与经典的空间理论存在极大的不同。

致 谢

许多人为本书所进行的讨论提供了帮助。事实上,在此之前,本书的大多数理论和观点都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被提出或讨论过。有关描述政治选择的许多基本观点,直接来自于希尼克以前同其他合作者的著作,或者是对这些著作进行修改的结果。其中两位最重要的合作者是奥托·戴维斯与詹姆斯·安尼罗。这两位先生在理论上所作的贡献应该被给予特别的关注。

本书曾受益于以下诸君的评论和建议:苏珊·比克福德、戴维斯·布拉德利、霍莉·布拉舍、杰伊·道、托德·埃林伍德、詹姆斯·安德斯比、凯尔·格雷、凯文·格里尔、伊丽莎白·格里菲思、克里斯·哈里森、史蒂文·霍尔、泰森·金一米德斯、苏珊·科切尔、罗伯特·纳伯斯、托马斯·欧特利、乔恩·皮尔潘、丹尼斯·鲍尔斯、托马斯·莎勒、理查德·施罗克、蒂莫西·弗塞罗蒂、巴里·温加斯特、卡罗尔·威尔逊和弗兰克·扎

格尔。朱蒂思·罗塞尔女士不仅对本书作了评论,还提供了研究方面的支持。朱莉·丹尼尔提供了打印方面的协助。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阿列克塞·霍尔兹曼最初建议了这个研究课题并自始至终地帮助其完成。

尤其应该感谢的,是曾经阅读全部手稿并提出建议的以下诸君:约翰·阿尔德里奇、史蒂文·勃拉姆斯、崔正旭、丹尼斯·科茨、威廉·基奇、斯科特·迪·马奇、威廉·米切尔、乔治·拉宾诺维茨和戴维·斯科加。没有他们的建议和批评,本书将不会以其现在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他们无需为本书仍然存有的某些瑕疵负责。

最后,我们希望对我们的家庭表示感谢,特别是凯文和布莱恩·芒格。没有你们,本书或许会早一点问世,但其意义肯定会大为逊色。 xii

第一部分：基础

解析政治学的基础模型,涉及关于人类政治行为的规范与实证两方面的问题。规范理论有助于社会科学家通过一系列假设意涵的演绎推理来探讨“假若则如何?”的问题。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与其他形式的理论化过程相比,这种方法具有几方面的优势。解析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具有对民主选择的不同形式进行评鉴的能力。

选民分布的中间地带或者说中心,通常被认为是政治权力的源泉所在。至少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只有源自不同形式的民主选择的政策才具有正当性。解析政治学的贡献在于,它明晰了公民选择的不同形式及其要求的不同组合的后果。

为了确切地说明“中间”(middle)的观念,我们首先考察中位数投票人这一概念。这一做法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中位数投票人的政策立场是政府必须采纳的唯一选择。由此一来,关于中间的定义就可以被扩展用来解释政府必须在同一时间点上做出多项选择的事实。事实证明,如果政策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在同一时间点上涉及多个议题,那么“中间”或者不存在,或者不止一个。

进一步说,多数原则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某种制度或某些选择的方式。如果存在三个以上的选择,没有任何制度在汇总任意挑选的偏好时展示出获得单一选项的能力。唯一的例外是专制制度,它在面对民主制度中不同意见时的做法是让一个人的声音压倒一切。

1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以下内容:

- 空间推理的基础即帮助我们理解政治的诸如“中间”、“左”、“右”这样一些概念

- 唐斯模型和中位数投票人定理
- 多重政策空间与全方位中位数的存在
-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结果

2 · 可选择的投票规则

第一章 政治学的解析

政治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

(奥托·冯·俾斯麦,在普鲁士国会上议院的演讲,1863)

政治恐怕是社会现象中最扑朔迷离的,同时也是最难于被理论化的。当然,这个事实并未导致理论的匮乏,相反,而是出现了太多的理论。它们所提出的主张互相冲突,但都是在解释或指导政治抉择。为了增加难度,有关政治的各种理论不仅是规范的(事情应该如何),而且是实证的(事情实际如何)。由于政治现象是复杂的,加之政治理论既有实证的内容,又有规范的成分,初学者未免感到茫然而无所适从,不知何处是千里之行的足下之始。

本书所阐述的政治理论是“解析性的”。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中的“解析”,也就是将一个复杂的整体分解或拆解为多个不同的局部。解析不仅帮助我们理清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亦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体的本质。若无解析的方法,“政治”将非常难以理解,如果我们希望更多地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则更是难上加难。在选举的前一天,用舆论调查的数据来预测选举结果或许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要预测六个月之后的议题变化

或选举结果,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要预测一年之后的选举结果,我们大概就只能说,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依据理论所作的预测是如此的不确定,那么就只能认为这样的政治理论难司其职。这种说法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更恰当的做法仍旧是致力于问题本身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性质:政治现象具有令人向往、使人着迷的复杂性。对政治的解析将把这种复杂性“分解”为更容易为人掌控的(但依旧令人感兴趣的)不同部分。解析是通过将“模型”运用于这些组成部分,并考察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以帮助我们理解政治现象。模型与描述人类行为或自然现象的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抽象化的过程模仿了一种比真实世界中的政治更为简化的3(或者说非常不同于实际政治的现实。

究竟为什么要使用模型?

数学模型主要侧重于逻辑上的一致性,或者说论点的内在有效性。基于一系列假定,我们可以对某个结论就以下三种情况作一个概括:

- (1) 结论正确;
- (2) 结论谬误;
- (3) 结论有条件正确,它取决于模型中没有被考虑的其他变量。

在明确区分论点的正确、谬误和有条件正确的过程中,规范分析推理的优势或许并非显而易见。它往往受到的指责是,规范模型中简化的假定过于抽象,或者说缺乏现实性。

但是,简化的假定使得我们有可能驾驭分析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某个现象的关键部分。数学模型因为其假定而备受指责的原因很简单:读者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些假定是什么,被这种方法所强加

的准则意味着,数学模型可能被证伪、被精练或被修正。

无论是利用数学、文字或者统计计量的术语来阐述理论,理论都必须是抽象的,或者是对某个无法驾驭的复杂现实的简化。任何理论的基础都是一种逻辑的解释,它始于某些假设或假定,从而可以被用来对将来的事件进行预测。这些预测是建立在理论所强调的数据之上的。更简单地说,理论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大脑中提出“假若则如何?”的问题,然后演绎其意涵。

从抽象理论中得出的某个特定的“假若则如何?”的意涵,或许同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现象之间没有多大干系,因为在模型的逻辑结构中,论点的可适用性与命题的真伪无关。数学的阐述要么是正确,要么是谬误的,要么是有条件正确的。无须借助于模型本身之外的信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就可以毫不含糊地识别一组阐述是属于这三种情况之一或多种可能。换言之,数学模型的认识论基础是纯粹的演绎推理。

4

希望读者不要被迷惑:使用神秘的符号和令人生畏的术语并不等同于“科学”。使用数学语言来发现简单而统一的原理,以解释和预测可被观察的现象并非易事。即使是解释真空状态下物体运动这样简单的行为,好的理论亦非易如反掌。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是人类的行为,而后者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在彼此之间互动。如果数学符号使这些关系更难于理解,那么规范理论将陷入比无用更糟糕的地步。

我们相信数学模型的优势是其对假定阐述的清晰,然而,如果假定本身似是而非,那么清晰就只是一个优势而已。如果仅仅考察论点本身,那么人们不可能知道这个论点在其特定的语境之外是否依然有效。结果是,规范理论在外部世界的运用或者说“检验”只能通过类推:借助于考量被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来检验理论,希望被观察到的现象具有“类似”模型所关注的关系。

如果没有进行谨慎的经验数据检验,模型就只不过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演算。解析政治学理论一直从属于广泛且严格的经验检验。从某